

有一件事,使我好几年都难以忘怀。也就是“考研”最热的那年头,忽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:上海市有个区的副区长,分管民政工作,常常下基层,而基层单位大都是福利院、救助站、养老院……与聋哑人沟通时,就遇到了语言障碍。为了直接了解聋哑人的疾苦,更加贴近这些残疾人的心,他花了许多时间向人请教哑语,并且很快“毕业”。下福利院、救助站,遇到聋哑人,他就直接用哑语和他们对话,不借助翻译。而聋哑人有什么问题,也直接去找他反映。虽然我未能记住这位区干部的姓名,但我很为他的实干好学精神所感动。虽然学哑语比“考研”难度小得多,对功名前程也无多大用处,尤其一个副区长期干部,也大可坐在办公室,听电话汇报,有时间去学点外语。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懂得作为主管民政工作的领导,不学好哑语,就等于没有掌握打开聋哑人心灵的钥匙,这把钥匙不掌握,当“衙斋卧听萧萧竹”时,就听不出“疑是民间疾苦声”,至少听得不很真切。

「狗不咬」乡长

刘克定



边看边聊

几乎在看到这则新闻的同时,我还听说一件事,某乡乡长去世,上级组织部门要物色一位新乡长,原有的两位副乡长均不理想,而乡长秘书年轻,论资历、经验,均赶不上两位副乡长,但这个秘书有个特点却为两个副乡长所不及:他走遍这个乡,十里不闻犬吠。因为他常下基层,和村民关系很亲近,常给村民读报、写信、写对联,村民有事都找他诉说诉说,连狗都熟悉他的身影脚步。经过考察摸底,上级把这个“狗不咬”的小秘书定为乡长人选。这个“不闻犬吠”很简单,说明老百姓了解他,喜欢他,也说明他掌握了开启这个乡村民心灵的钥匙。

两件事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,但是给培养人才、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,提供了很好的范本。

浅草伴鱼

——景视微言
任向阳

角,一方约二十平方米的水池简陋而水亮,深不盈尺的池水水色青灰,三十多条彤红的锦鲤和一条奶白色的锦鲤在水草从的里外漫游。这俗名水花生又叫鱼巢草的水草茎管以生命力顽强和喜欢疯长著称,但从此草显然缺少营养,瓜子瓣似的对生叶子半黄半绿,空心的藤茎也不够光滑水灵,可是这鱼巢草依然倔强地长着。这荒老的草和稀疏的鱼,还是赢得了阿弟一行人的关注。

梅花洲是嘉兴市在旧时石佛镇镇城重建的景区,阿弟想,既然景区以“洲”为号,必有水系相偕。

上午一进景区,他就急急匆匆穿过“味水轩”至无名的塘边,阿弟没有找到通常这类小水塘会有的逗引游客的观赏鱼;进入西街,沿街高低错落飞檐戛角的门面房或木板拦壁或漏窗着地或开轩临街,然而两侧所有的门前都有砖砌石围的圳沟隔着街路。阿弟一路看去,宽窄变化的圳沟曲直有度,但水势平平,水色淡淡,水中亦无一鱼;进得冯氏宅,三进院落屋多面宽,东、南两面临河,可能主人觉得河湾护宅水已足矣,小花园内未挖鱼池;过仪贤廊桥、聚兴桥、三步两月桥、独石桥,阿弟见围洲之河水宽流畅,就想,从鱼的适意、畅快来说,自己想找的鱼舒服之鱼未必不喜欢来到宽阔的河里,但是,鱼舒服了就会深潜远游,人就看不到它了,所以流动的大河里不会有鱼可赏。没想到,不显眼的屋角有人养鱼,阿弟认真看起来:这水草茎浸水中,叶挺水上,长成一丛绿色的“S”形。鱼对水草极有感觉,它们或钻入钻出,或游弋四周。

阿弟猜测,此池养鱼,可能是讨个“食有余”的口彩:游客在此进餐,老板收入有余。可是,荷承“有余”吉兆的鱼们,似乎未显“食有余”的雍容之态,它们大概正囊中羞涩。还好,这鱼巢草想长得茂盛一些,草生止水之中,滋生浮游生物,鱼们就不至于太饥饿,鱼巢草还愿意遮阳挡热,让鱼们有小隐之处。而鱼,也悄然将自己的泄出之物供作水草之肥。

浅草乐伴鱼,鱼色恋浅草。两种不同类型的生物,在一个浅浅的鱼池相遇,这是天意;进而相伴,这是天性;再而相依,这是天机。

现在一些地方用人,标准很高,看学历、看职称,还看资历、年龄、来头,就连一个从事糖果包装的街道小企业,用工也讲高学历,非本科以上不要,“贪大求洋”,而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

门槛太高,章程太旧,都不合乎中国的实情,中国的实情是:既要制造火箭、卫星、高铁、潜艇的高端人才,也需要大量解决实际难题的专业人才。学校培养人才也应根据人才特点,因材施教,不要“一锅烩”。古代圣贤告诫要学以致用,并说学习有好几种类型:一种是用以充实自己,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,这叫“君子之学”;而为自己的功名富贵而学,上不能报效国家,下不能为群众办实事,只会在平庸的人前背诵所学的平庸的教条,则不免为陋儒,叫“陋俗之学”;还有为炫耀自己而学,以所学得的一星半点东西来做人,谓之“小人之学”。可见学亦有道,有胸襟,有方向,解决实际问题,哪怕是涓埃之学,都是值得鼓励、值得称道的“君子之学”。培养、考察、任用人才,以及人才自身的学习,都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,学以致用,切不可脱离实际,不接地气,甚至实际的知识和技能没学到,反而对养育自己的本土生分,“水土不服”。

发现和使用“狗不咬”乡长的组织部门,眼光是不凡的,他们熟悉农村,工作深入,是懂行的“伯乐”,从细微末节,找到有用之才,这大概就是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的含义吧。如果单纯看资历、看文凭、看关系,那么这个人才就失之交臂,“不以千里称也”。可惜现在这样的“伯乐”仍然“不常有”,人才“市场化”,使本来意义上的“伯乐”更是越来越少,“狗不咬”乡长秘书和潜心学手语的副区长,不是绝无仅有,各地都有,可惜多被等闲视之。我也是从报章上见到的,可见现时还只是新闻而已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时有所紧,我有所能,事有所迫,我有所成。因有所信,因有所力,因为所诚。紧握之物,常稍一松手而飞得更远,掉得越快。那么,被握之人呢?

堆积不用不是节俭、俭用,而是最大的浪费。费而不用乃废用。

人有所爱,我有所好。爱我之好,好人之爱。勿负爱作坏,当爱好而好爱。

忧者多虑,无虑有忧,当知足而乐,知欠而思。庸者见俗,无俗难雅,当脱平而上,脱凡而至。

宽宏大量者,宽容天下而括自我;狭隘小气者,狭无众者而隘自己。

说话办事,坚持说一不二,力戒说一变二,坚持到三进四,力戒倒三颠四。

放飞思想才有新的领域,放开手脚才有新的地盘。新的生活从心开始,心的生活从脚起步。

指手划脚下的放手放脚,实乃缩手缩脚,终难成手成脚、健手健脚。

视野不清或捉摸不定时,千万勿盲目追风、发疯,勿睁眼着迷、迷糊。

越细越实越在,越粗越虚越远。粗细相得,虚实相和,才在远相近。

本想趁元旦放假陪妻子去逛街购物,不料天有不测风云,突如其来的一场重感冒,让我只能呆在家中,哪里都不能去,哪里都去不了。孤单地躺在床上,独自与电视为伴,我这才深刻地意识到,健康的身体,正常的生活,原来是多么的重要。

时下正是年终岁末,企业在统计着一年以来的盈亏,家庭在打点着全家的收入,而个人则在盘算着一年来挣了多少,各自在盘算着,忙得不亦乐乎。然而,人们在盘点一年以来疲于奔命、忙

一天傍晚,我从单位下班后要急着赶到武宁南路的一家游泳馆学游泳,扬手招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。

出租车司机姓虞,50多岁,小眼睛,十分健谈。他说已开了20多年出租车了,从来没出过事故,而且在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中收入最高,主要有四点诀窍:一是视野要广。开车除看正前方外,还要常用余光扫扫周围情况,尤其是右边。二是保持车距。特别是在雨雪天,车距要保持平时距离的一倍。三是熟悉道路。要尽量多记住上海的小马路,开车时选择最佳线路,这样既节约时间,又可以多做生意。四是不要势利。有的出租车司机看到穿着土旧的外地人招手一般不停,其实往往这些人是要去机场的。

老虞给我说了这样两件事。一次他开车正常行驶在道上,右边道上的一辆宝马车突然插在他车前面,方向灯也没打。还好老虞已放慢车速了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老虞说,前面他已注意到这辆宝马车主

我们去波兰小城奥斯维辛的时候,正值欧洲冬季。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,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,整个奥斯维辛白茫茫的一片。虽然是隆冬季节,前去参观的人仍然不少。大家都沉默不语,彼此用眼神交流,生怕惊扰了死难者的灵魂。

走近集中营大门,抬头看见大门上方横标上用德语写着“劳动使你自由”。这个看似冠冕堂皇的口号,其实掩盖着纳粹法西斯残忍本性。关入集中营的人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,换来的却是非人的待遇,得不到一丁点的自由。这块横标前几年曾被盗走,后失而复得,重新矗立在集中营大门口,让每一个经过此地的人都

明白纳粹的残忍和虚伪。

整个集中营四周遍布岗楼、电网。走进集中营,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一栋栋两层红砖小楼,这是用来关押“犯人”的牢房。我数了数,共有28栋。牢房里陈设着用木头和砖块搭起的两层、三层床铺,除了床铺,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设施,极其简陋。在一张硕大的地图面前,随行的导游给我讲解: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由法西斯头目希姆莱下令建造。整个集中营占地40平方公里,1号集中营是关押“犯人”的牢房。2号集中营比1号集中营大好几倍,是屠杀“犯人”的场所,共有4套毒气室,5个焚尸炉。3号集中营是“囚犯工厂”。5个焚尸炉每天焚尸1万多具。

听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,人们都不寒而栗。在这个魔窟般的地狱里,每天都上演着人间惨剧。

走进一个院子,这里是纳粹枪决“犯人”的地方。在一座“死亡之墙”面前,成千上万的犹太人、波兰人、吉卜赛人、苏联战俘等被杀害。我看到墙上的窗户都被木板钉死,里面的人根本看不清外面发生的事情。法西斯其实也害怕,面对窗户前愤怒的眼睛,他们也会胆怯。

据统计,奥斯维辛集中营共存有7.7吨头发,1.4万条人发织成的毯子,3.5万件女装,4万双男鞋,5000双女鞋。在这些物品背后,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和一个个温馨的家庭,共计110多万人惨遭杀害。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,胸口如同压着重铅,有

出租车司机

朱伟强

开车路子比较野,事先提高了警惕。另一次是下雨天,一个穿雨披的骑车人突然转弯,手势也没做,穿越老虞正在开车的道上,还好老虞及时刹车,否则一个家庭要承受一辈子的痛苦了。老虞说,开车要特别注意穿雨披的骑车人,因为他们的视线被雨披挡住了。

老虞说,他最近带的一个徒弟,开车不用心,一个月里已出了两次车祸了,而且都是犯同样的错误,没及时刹车顶了别人车的“后屁股”,结果赚的钱还不够他赔的。老虞边说边连连摇头。

我问老虞,他每天能赚多少钱。老虞说,他早上六点半开始开车,做到晚上十一点左右。一般一天能做到1300元,除掉交给公司和油费等支出700元,能赚600

元。一个月他做15天(两人开一辆车),共赚9000元左右,相当于一个“小白领”了。说到这,老虞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

老虞说,很多人觉得开出租车很累,他却觉得蛮轻松的,作为一种享受,因为他已掌握了开出租车的诀窍,可以给许多乘客带来便利,又可以和不同行业的乘客交流。业余时间,他喜欢打打牌、钓钓鱼,有时还开车带家人到郊外踏青。我想开出租车能达到老虞这种境界,这种业绩的人,估计不会多。这首先要有一份良好的心态,还要善于动脑。具备了这两点,其他工作又何愁做不好呢?

与老虞闲聊中,车不知不觉已到了游泳馆门口。我一看时间,比平时打的快了一刻钟。老虞得意地说,我可为你选择了条最合理的线路。

希望下次打的,能再遇到像老虞这样的司机。



上海市市级“舌尖上的非遗”中,有这么一味特别的调料——老大同香糟。

萧岩 文 罗希贤 图

清咸丰四年(1854年),在如今的广东路327号,大同酒店开张了,自制的酒糟是其特色。1930年,大同酒店更名为老大同酱园。六年之后,王肇瑞出任经理,聘请技师范康年再一次深入研究,结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,经无数次试验,最终形成了老大同香糟的原料、配方和工艺的全项要求,整理成册,留下了一本“传家宝”——《制糟要术》。

说起这制糟过程,可不简单,每一道工艺,都有的是讲究。酒糟必得是传统手工艺生产黄酒。将酒糟、香料和药引子拌匀,这中间,“三匀三翻”是关键。完毕,放入酒坛并捣实。捣实,也是个关键,讲究一个力度和技巧。最后,封坛口,用的是泥土拌稻壳(俗称坛头泥)、荷叶、粽壳、香土加香。

在本帮菜糟味系列中,老大同香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京、鲁、闽菜的菜谱中也常见踪影,苏、杭菜则使用频率更高。无论是当年十里洋场旧上海,还是今日充满生机的新上海,上海滩有名的饭店、酒家、熟食店:和平饭店、锦江饭店、老饭店、杜六房、马咏斋……都一直是老大同的忠实客户。

浓浓糟香中,新年的脚步,更近了……



非遗在身边

点喘不过气来,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雪,依然在下。回头望去,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房屋、岗楼的顶上都积满了白雪,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亮得刺眼。马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,在和平的环境中,从天空飘落下来

的雪落在地上,依然是白的。而在纳粹铁蹄践踏下,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空飘落下的雪落在地上,是灰色的。因为焚尸炉烟囱冒出的黑灰弥漫在空中,沾在雪上,改变了其洁白的颜色,让人惨不忍睹。

自己多一点关爱,善待自己。盘点健康,贵在经常。在繁忙工作中,找点儿时间,抽点儿空闲,检查一下身体的健康状况,看看有没有哪个“零件”运转不正常,及时进行“修理”,检查一下自己的身心,让它宁静,让它安详,让它得到及时调整,让身心如同蓄积满满的水,蓄势待发,不致枯竭。只有这样,才能以饱满的精神、旺盛的斗志去迎接新的一天。

